

清宮歷史演義

上冊

許嘉義著



清宮歷史演義卷二

漂陽許慕義著

第五回

中奸謀二祖遇害

檢遺甲一意報仇

話說覺昌見尼堪外蘭再四請罪百般哀告心中不覺軟了下來便說道你且起來有甚話說細細言明如果有理我便寬恕你的前愆尼堪外蘭又復叩了兩個頭起身立在一旁婉轉言道初時並不知道古埒城主是主子的五戚李成梁遣使到我部中約我出兵幫助允許破了古埒城以後將功勞全歸於我啓奏朝廷加封爵位我一時昏迷貪戀利祿所以上了他的圈套出兵前來幫助明兵今天主子親自領兵救援方才知道古埒城主是主子孫婿我在主子部下已有多年承蒙主子逾格優待受恩非輕早知古埒城主和主子是至戚外蘭怎敢如此放肆辜負主子平日的厚恩所以主子大駕入城外蘭便親至大營面見李成梁將此事和他說明請他把人馬約退不得再來攻打待外蘭入城見過主子當面請罪倘主子寬宥前罪便可兩下調和免得兵爭不休塗炭生靈覺昌聽到這裡便道且慢李成梁率領人馬攻打古埒城沒有得到絲毫利益安肯輕易罷兵如果依照你的言語前日又何必興師動衆輕啟兵端呢況且你不過是塞外一個城主李成梁豈能因你曾經在我部下便將國家之事拋在腦後私自與我調和麼你的言語表面雖然動聽細細推究實在不合道理莫非奉了李成

梁的命令。來做奸細。處死。外蘭忙分辨道。主子且慢動疑。其中大大有個原因在內。待外蘭詳細分說。自然可以明白。覺昌含怒言道。其中還有什麼原因。你可從速講來。倘有一言不合。哼。哼。尼堪外蘭。我的寶劍。可是無情之物。休得再想活命了。尼堪外蘭見覺昌動怒。絕無懼怯之色。倒反現出一股笑容。從從容容的說道。主子不知。李成梁乃是一個無用之人。此次與師。並非奉着朝廷的命令。只因他是將門之後。靠着祖父的遺蔭。襲了爵位。又走了內監的門路。方才派遣前來鎮守遼東。朝中的公正大員。都道他不是將才。恐怕此去要貽誤軍事。只因朝旨已下。不能阻止。只得任他前來。李成梁也知人家瞧不起他。便想立些功勞。杜塞人家的口舌。又不致和強的部落輕易啓釁。知道古塔城。濠淺城。兵力又不十分充足。是容易對付的。所以剛才到得遼東。便要發兵攻打。却又不明地理。不知形勢。深恐出兵之後。致遭挫折。所以命人齎着許多金帛。采緘約我出兵。替他做個嚮導。並且答應我。攻破了古塔城。將我的功勞。啓奏明廷。大加封賞。我那時沒有知道。阿太章京。是主子的姻戚。所以冒昧答應了他。如今主子大駕到來。如何還敢抵擋呢。所以和李成梁言明。親自來見主子。一則申明原由。在子跟前領罪。二則調和兩下的爭端。以免戰爭之禍。這是外蘭的一片真誠。敢求主子開恩。寬宥前愆。覺昌聽他這番言語。正要加他罪狀。塔克世早已從旁言道。你雖懷

着一片誠心。要想調和爭端。但是李成梁要建立功勞。杜塞人家的口舌。怎肯依從你的話說呢。尼堪外蘭笑道。我已竟說過。那李成梁是個無用之人。他此次興兵。本以為古埒城地方狹小。兵力不足。要想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一鼓而下。使好張皇入告。鋪敘自己的功勞。博取朝廷的封賞。使人家不好小覷他。早知古埒城主。是主子的姻戚。有這樣的靠山。他如何敢妄自興兵。到太歲頭上來動土呢。更兼李成梁知道自己不明地理。不懂軍畧。初到這地。威既不足以懾服人心。力又不足以拊搆部衆。所有的兵將名目。雖然聽他指揮。實在都不肯服從他的命令。這次出兵。全仗着外蘭的人馬。做他的嚮導。幫助着上陣交鋒。現在知道外蘭本是主子的舊部。出面替他調和。如何敢不答應呢。莫說成梁久聞主子的威名。自知不能抵敵。即使力量可以抗拒。有外蘭的人馬在他營內。倘若和主子聯絡起來。裡應外合。兩下夾攻。豈不大大的吃虧麼。所以外蘭和他說明這個道理。他早已連聲應諾。即命外蘭親自來見主子。做個調和的介紹。倘蒙主子允許。外蘭便去知會成梁。明日即將人馬退去。所有兵費。及古埒城的損失。都由成梁私自賠償。決不食言。未知主子意下如何。尼堪外蘭這一番言語。說得異常委婉。覺着和塔克世是個豪爽之人。聽他講得甚合情理。便將見堪外蘭當做好人。以為李成梁果然體貼自己。心中十分歡喜。便答應尼堪外蘭。兩下息兵。永遠和平。請他轉告李成

梁明日速將人馬退去以後各守疆界不相侵犯。尼堪外蘭連聲答應。便要辭別出城。前去通知成梁。明日從速退兵。阿太在旁挽留道：「承部主的高情厚誼。替我排解事端。感激非輕。我已備下水酒。為寧古塔貝勒洗塵接風。部主不嫌簡慢。在此寬飲一杯。再行回去。」也還不遲。尼堪外蘭忙稱謝道：「仰荷城主雅命。本該在此奉陪。主子暢叙衷曲。只因李成梁在營盼望。惟恐耽延時刻。又起波折。只得有速雅意。改日再來奉擾了。」說罷告辭欲行。阿太那裡肯放。抵死要留。尼堪外蘭在此飲酒。覺昌和塔克世也同聲挽留。道：「古塔城主一片誠心。屈駕一叙。圖倫城主也就不推辭了。此時天色尚早。酒筵散後。再行歸去。並不遲。」明兵雖然盼望。耽延一會。必不至於另生枝節。城主可以放心。尼堪外蘭見三人再四相留。惟恐過於推却。致生疑慮。反為不美。只得點首應允。道：「既承主人厚意。我也不便道却。只得在此奉擾了。」阿太見尼堪外蘭已經答應。不勝歡喜。便命從人安排開筵。一聲吩咐。早已預備齊全。阿太要請尼堪外蘭上坐。尼堪外蘭抵死不肯道：「主子大駕在此。外蘭理合在下奉陪。怎敢有僭。」阿太見尼堪外蘭決意不應。便請覺昌坐了首位。覺昌也不謙遜。便在上面坐下。第二席又要請尼堪外蘭。他又再四不依。只得讓塔克世坐了。尼堪外蘭無從再讓。便坐了第三席。阿太在下相陪。四人一面叙談。一面飲酒。十分暢快。那尼堪外蘭對於覺昌父子。異常的呵奉。那覺昌被他

呵奉得眉開眼笑不勝欣喜早已酒到杯乾已有一半醉意漸漸的談及調和的事情尼堪外蘭便道我來的時候李成梁也說深仰主子的威德久已欲圖一見只因不知古埒城主是主子的親戚以致冒犯命我盡力調和倘能各罷兵戈他退要親自拜謁主子瞻仰威儀並且命我致意主子息兵之後他因佩服主子是個英雄深願在明帝駕前保薦主子請明帝封主子的爵位永遠做邊外各部之長只要主子再向明廷每歲進獻些方物成梁就容易保奏明帝也就深信不疑了那龍虎將軍的美號和建州都督的印綬非但跑不了並且還可以適格施恩封主子做各部的總貝勒呢那時主子管領各部威風德澤更要令人欽仰不已了外蘭叨在主子部下歷年已天仗着曾經効力畧為有點微薄的功勞要求主子不要忘记到得管領各部時候必須格外擡舉使外蘭得沾恩惠那就威德非輕了尼堪外蘭在席間竭力趨奉說得天花亂墜不由覺昌不信反倒拜託尼堪外蘭轉請李成梁在明帝駕前盡力保奏尼堪外蘭滿口答應一力承擔飲過了酒告辭而去覺昌父子和阿太章京送去尼堪外蘭心中歡喜非凡以為尼堪外蘭此去定有好音只待明兵撤退自己便可率兵回部從此休兵卸甲可以共享清靜之福了阿太便邀覺昌父子洗盞更酌重復痛飲城內將士和寧古塔兵馬也都各有犒賞眾人歡呼暢飲絕不應及發生變故到得天色已晚覺昌

父子和阿太章京飲得酩酊大醉。經從人扶入後帳倒頭鼾睡。部下兵卒見主將已竟醉卧。那裡還去防守城池。一齊吃得酒醉飯飽。各自泡睡。不料將及三更時分。忽然砲聲震地。喊殺連天。覺昌父子和阿太章京從睡夢中驚醒。知道不妙。爬了起來。在黑地裡尋覓兵器。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出外迎敵。此時寧古塔的人馬和古塔城的兵將也。不知是何處的人馬前來。大家慌做一團。黑暗中自相踐踏。頃刻大亂。那尼堪外蘭趁着城中忙亂之際。早和季成梁率領明兵。命人爬上女牆。新開城關。一湧而入。舉刀便砍。逢人便殺。可憐寧古塔和古塔城的兵將。有的從夢裡驚醒。不及穿衣。即被殺死。有的穿了衣服。赤手空拳。未及迎敵。頭已落地。一剎那間。到處火光照耀。如同白晝。號哭之聲。慘不忍聞。明兵突入城中。人人奮勇。個個爭先。亂砍亂刺。殺了一夜。城中的房屋盡被火焚。城中的兵民半遭踐踏。半被殺死。逃得性命的。也多是焦頭爛額。手折臂斷的了。覺昌和塔克世各人搶着一把腰刀。奮力抵擋。早被明兵一擁齊上。亂刀剝死。阿太章京夫婦也被亂軍踐踏而死。紛擾一夜。到得天明。季成梁方才傳令。停止殺戮。出榜安民。可憐覺昌父子一世英雄。聽信尼堪外蘭的甜言蜜語。中了他的詭計。非特父子二人同登鬼錄。喪了一世的英名。連及阿太夫婦和古塔城的兵民。都遭慘劫。盡是自恃英雄。聽信小人言語所致。正是。

奸心自古多欺詐

利口從來覆邦家

古埒城為明兵所破。覺昌父子喪命的信息早已傳到寧古塔部中。全部的兵民異常慌亂。此時主持部事的乃是努爾哈赤。此人年方二十五歲。生得虎頭燕頤。鳳眼顰眉。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秉性英明。談吐磊落。是覺昌第四子塔克世之長子。哈赤幼年喪母。繼母喜塔喇氏看承他十分寡恩。塔克世信了後妻的言語。也不甚喜愛哈赤。分給他些些薄產。命他另自過活。幸得覺昌見他生得品貌非凡。舉動英奇。在諸孫中可算是出類拔萃的人物。所以甚是喜愛。十分優待。兄弟輩見哈赤亦能得祖父的歡心。便不敢欺侮他。塔克世夫婦團圓。覺昌鍾愛哈赤。也不得不另眼相看。畧畧加些恩意了。那哈赤對於祖父鍾愛。父母寡恩。和財產的厚薄。生計的艱難。他却毫不在意。專一的騎馬射箭。打圍較獵。研究兵畧。練習技能。要想整軍經武。上承先志。大大的幹一番事業。部下的人民見哈赤神明英武。長厚淵穆。都稱他為聰睿貝勒。便是覺昌也常常說道。諸孫輩皆豚犬耳。惟哈赤乃吾家之白眉。將來開基立業。大振家風。為祖宗爭一番光采。非此人莫屬也。所以每逢軍兵出征。必將部事交付哈赤。命他代理。哈赤也能壓服人心。辦理妥善。不負祖父的委託。此次往救古埒城。覺昌仍將部務託付哈赤。哈赤亦送過祖父回至部中心內。甚是憂慮。惟恐祖父此番出兵。或有挫折。時常差人探聽消息。初時接

到殺退明兵。重圍已解的探報。甚是欣慰。後來聽得覺昌信從尼堪外蘭的言語。要與明兵議和的消息。暗暗吃驚道。不好。這尼堪外蘭奸詐多端。詭計百出。祖父倘若相信他的言語。恐怕要中驕兵之計了。但願父親能够識破奸謀。諫阻祖父才好。否則非但古埧城不能保全。連祖父父親的性命也難保存了。想到這裏。心內十分着急。只得吩咐探子再去打聽。如有什麼消息。飛連報知。探子奉令退了出來。急急前去探聽。哈赤叱退探子。直急得面紅耳赤。心中跳盪不已。要想立刻發兵前去救援。恐怕無濟於事。倘若不去救援。又恐祖父有失。正在進退兩難。無計可施。忽然又有探馬飛報前來道。古埧城於昨夜三更時分。已被明兵攻破。兩位貝勒和阿太夫婦。皆死於亂軍之中。人馬盡行覆沒。哈赤聽了探報。不覺大叫一聲。暈絕地上。左右侍從一面忙着施救。一面入內報告禮敦。禮敦自接到古埧城被困之信。惟恐愛女有失。急得卧病在牀。不能動彈。如今知道父親和兄弟也為明兵所害。心中一陣悲痛。兩眼往上一翻。雙脚一蹬。早已嗚呼哀哉。伏維尚饗了。前面的哈赤。雖為左右救醒。又聽得伯父聞信之下。悲痛而亡。更是苦上加苦。恨上加恨。頓足言道。我若不殺尼堪外蘭。誓不為人當。即殲殮了禮敦。邀集眾貝勒。檢點遺物。只贖下遺甲十三副。便指着遺甲。揮涕對眾貝勒道。務求伯叔兄弟助我復讎。眾貝勒知道尼堪外蘭依仗着明朝的勢力。十分利害。哈赤只有遺甲十

三副那能抵敵。便上前勸道：部下精銳悉已覆沒。若於此時輕舉妄動，豈非自取滅亡？昔句踐報吳，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後，一舉報仇，滿眼雪恥。總以能忍為上。願汗圖之。哈亦聞言，不覺微哂道：「明朝將帥不得軍心，其兵不耐戰鬪。人馬雖多，吾亦不懼。尼堪外蘭性雖狡猾，不明軍畧，又復馭下寡恩。衆心不附，取之更易。吾必攻破圖倫，生擒外蘭，挖心滴血，致祭祖父。衆貝勒見哈赤立志不移，知非語言所可勸阻。又懼怕尼堪外蘭有明兵幫助，倘若哈赤和他爭鬪，必定連累自己。便一齊告退出外，自去商議保全身家之策。哈亦明知衆貝勒無心幫助自己，報仇雪恨都是懼怕尼堪外蘭有明兵相助的緣故，便頻足大恨道：「尼堪外蘭之害我祖父，明人實輔助之。誓必先破圖倫，集取尼賊之首。然後移兵西向，盡取明朝關內之地，使他知道寧古塔人不是容易欺侮的。說罷，命左右收取遺甲，含恨入內。元妃佟甲氏迎接入坐，見哈赤滿面怒容，眼中含淚，急忙問道：「主子和衆貝勒商議報仇，未知何日出師？想衆貝勒都是自己的骨肉，諒必同心相助，共報君父之仇。沒有携貳之心的了。」哈赤長吁答道：「世風澆薄，惟知畏威懼禍。雖屬至親骨肉，誰肯舍了身家性命，助我報仇呢？只是我生來性情崛強，衆貝勒雖不相助，祖父之仇不共戴天。我獨自一人也要前去雪恨。何況部下還有數千人馬，成敗尚難預定。即使此去死於陣前，也落得個英雄名譽，不像那般懦夫畏刀避劍。」

貪生怕死一點志氣沒有。囁囁嚅嚅和婦人女子的模樣。佟甲氏笑道：「主子的話說未免太輕視婦人女子了。難道婦人女子就個個人是畏刀避劍貪生怕死的？沒有一人畧具膽氣麼？不用說旁的人，便就我而論，雖然是個女流之輩，也不至像那般懦夫的沒有志氣。君父之仇，還要懼怕勢力，不敢報復，連狗彘也不如了。怎麼可以比得上婦人女子呢？」哈亦忙道：「是我的不是，只因氣憤不過，所以語言失檢，並不是說婦人女子都是沒志氣的。」佟甲氏正要回答，忽見報事的人匆匆入內，向哈亦言道：「現有幾家貝勒將子女玉帛載在駝馬，偷運着往圖倫一帶去了。」哈亦聽了，長歎一聲，默然無語。那報事的未經哈亦吩咐，不敢自去，只得站在一旁等候發放。佟甲氏深知哈亦心中悲痛，無暇及此，隨即代他發放，命報事的退出，便向哈亦問道：「那尼堪外蘭有什麼本領，竟使衆貝勒如此怕他？」哈亦連尼堪外蘭並沒本領，衆貝勒所怕的也不在尼堪。佟甲氏道：「既然不怕尼堪，怎麼情願背了同宗，歸附仇敵呢？」哈亦道：「只因明朝幫助尼堪，兵勢甚盛，又見我部中的精銳盡皆覆沒在古埒城下，檢點武庫，只賸得遺甲十三副，便料定我不能與尼堪抵抗，所以再四勸我，不要性急，等待原氣恢復，再去報仇。我沒有依從，他們惟恐遺我連累，所以投奔尼堪去了。那裡知道英雄作事，只靠志氣，倘若立志能堅，山尚可移，海尚可倒，何況殺一個無勇無謀的匹夫呢？」他們去了，也罷，好在報仇。」

的事情。並不要仰仗這些懦夫。待我點齊人馬。攻破圖倫。殺了尼賊。然後再侵入明朝邊界。責問他為何命邊將輔助尼賊害我祖父。那時恥也雪了。仇也報了。奏凱回來。再看那些懦夫有何面目見我。我終甲氏道。明兵輔助尼賊。定是邊廷將士貪圖擄掠財帛。立功邀賞。決非明廷本意。主子欲攻圖倫。宜先政書明朝。責問他何以無故侵我土地。傷我祖父。明廷若得我書。知道邊將擅自啓釁。自然責備。啓釁將士既經朝廷責備。明兵便不敢幫助尼賊了。那時我再興師直搗圖倫。尼賊已失明助。不難授首矣。哈赤答道。你的言語雖是有理。只是邊廷將士不奉朝命。也不敢輕啓兵端。恐怕致前明廷亦無益處。終甲氏道。非也。明廷素抱閉關自守的政策。若不去侵擾他的邊界。決不書無故啓釁。此次幫助尼賊。定是李成梁貪功邀賞。所以才無事生非。惹出了絕大風浪。倘若致書明廷。一定可以有效。主子不用疑心。哈赤點頭答道。既然如此。待我遣使責書前去便了。當下修了書信。命部下將士星夜前去。此時明朝正是萬曆皇帝。朝中佞人用事。宵小秉政。沒有能人在朝。忽然接到哈赤之書。是詰問輕啓邊釁。幫助尼堪外亂。殺害他的祖父。是何緣故。要叫明朝伸明理由。並且要歸他祖父之喪。將尼堪外亂拿交於他。任其報仇。明廷諸臣閱畢此書。一時沒有主見。議論了許久。不能決斷。後東運是幾個年老的臣子。向萬曆皇帝奏道。李成梁未奉朝廷旨意。擅自興師。祖啓邊釁。理

應拿問拿交尼堪外蘭。恐與國威有損。不可答應。他的祖父死於亂軍之中。尸骨無存。歸喪之舉。亦難應許。不如給與爵賞。以博他的歡心。便可免得擾亂邊疆了。明廷准了此奏。遣使回報。命哈亦承襲汗位。並賜勅書三十道。良馬三十匹。加封為龍虎將軍。建州都督。且有將軍印一顆。都督勅書一函。和詔書一并賫去。使臣出了邊界。一直向寧古塔行來。哈亦早已得了消息。命人探聽詳細情形。知道明朝只加封自己的爵位。拿交尼賊和歸喪兩事。皆未應許。心下不悅。便要拒却明使。不書奉詔。正是。

爵賞縱能如所願。

仇讐未得宜甘心。

未知哈亦究竟奉詔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迎使受爵妃子良謀

集眾宣猷貝勒修政

話說哈亦知道明朝只肯加封自己的爵位。不允拿交尼堪外蘭和歸道祖父之喪。勃然大怒道。我意只在報仇雪恨。豈是爵賞所能轉移的。明人不肯拿交尼賊。明是有心袒護。況且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若受了爵位。放棄仇恨。豈不為天下後世所唾罵。將來死後。有何面目見祖父於九泉之下。明人想把高爵厚賞。博取我的歡心。也太輕視我了。定要點起兵馬。阻住明使來路。不准入我境界。然後興師趕住圖倫。拿住尼賊。碎尸萬段。看明人其奈我何。哈亦怒氣勃勃。要去阻住明使。不准入境。元妃佟甲氏和側

妃富察氏見此行徑一同阻止再四相勸哈赤只是不依富察氏從容言道主子要阻擋明使也不忙在此時好在過在半路之中要入我們的境界還有數日子王子何不暫忍一時之怒聽我和姊姊把理由說明倘若我們的言語不合於理主子點齊人馬前去阻擋也不嫌遲何必這般發怒急急欲行呢哈赤見兩個妃子柔聲軟語媚態橫生不覺怒氣漸平便轉身坐下道你們阻止我有何道理趕快言來倘若所言不合休得怨我不肯依從你們佟甲氏和富察氏也分向左右坐下先由佟甲氏開口問道明朝怎麼無緣無故便有使臣責着詔書前來加封主子的爵位哈赤見他明知故問心中不禁發怒意欲責罵又見他滿面笑容頰上現出兩個酒渦更覺得美艷絕倫異常嬌嫩又不忍輕易責罵他只得耐定性子說道都是你的好主意難道已竟忘了不成富察氏不待哈赤言畢便接口問道原來姊姊曾代主子出過主意不知是什麼事情何不說給我聽聽呢哈赤道只因我要攻打圖倫捉拿尼賊他恐怕尼賊有明兵幫助所以勸我先致書責問明廷使明廷知道邊廷將士無故啓釁自然責備邊廷將士不准幫助尼賊那時我再出兵便容易成功了富察氏道原來有這個緣故在內照前日的意思致書責問明廷原不過要他不幫助人賊使我容易擒捉並非一定要明人歸我的喪和拿交尼賊與我報仇況且我們祖父死於亂軍之中明廷從何處收檢尸骨

歸我的表呢。若說尼賊他自居於國倫。我們只要明兵不去助他。便可手到擒拿了。何必要明人拿交呢。哈赤道。即使不要明人歸喪拿交。我也不願受他的封賞。佟甲氏道。主子若去阻擋使臣。不受封賞。使臣回去奏知明廷。更要發怒。那時定然盡力相助。尼賊與我作對了。前日的計議。豈不是白費心機麼。我們只要明人不去幫助尼賊。容易報仇雪恨就是了。受了封爵。不足為恥。不受封爵。也不足為榮。深願主子以報仇為重。勿以屈服於人為辱。況英雄有忍辱之時。豪傑之士。決不以一時之怒。貽誤大事。主子不願受明人封號。等待大仇報後。仍可繳還。何必忙在一時呢。哈赤聽了這番話說。點了點頭。正欲啓齒。富察氏早又言道。前日來貝勒。因懼怕明兵勢盛。戴了子女玉帛。往附尼賊。直至於今。還是陸續不絕的。和我們脫離。連同近夫的貝勒。都生了異心。已有幾個人往歸尼賊了。並子總說英雄作事。貴乎獨立。不要他人幫助。只是至親骨肉。如何可以這般離心離德呢。必須設法固結人心才好。如今明廷遣使加封爵位。何不趁着這個機會。壓服人心呢。哈赤道。明廷加封我的爵位。怎麼可以壓服人心。你的話說。我却不甚明白。富察氏道。眾貝勒歸附尼賊。不是因為明兵幫助於他麼。如今主子得了明廷的封爵。借此傳言出去。只說明廷因尼賊無故啓釁。害了我們祖父。所以遣使前來安慰我們。並且加封並子的爵位。賞賜許多珍物。我們起兵報仇。明朝必定前來。

幫助衆貝勒。本因懼怕明兵。方才往附尼賊。如今聽說明兵反來幫助主子。自然可以安心了。豈非趁着這個機會。可以壓服衆貝勒麼。哈赤聽了此言。深以為然。使道。你的話說。很是有理。我且暫時受了明朝的封爵。以安衆心。等待殺了尼賊。報了大仇。然後再與明人算帳。計議已定。使不去阻擋。一任明使前來。這日聞知明使已將入境。哈赤按着禮節。迎入明使。開讀詔書。哈赤受了龍虎將軍。建州都督的勅封。因為未曾拿交尼賊。使央使臣代為請求。使臣自然應許他。回去奏聞。聽候旨意。自有着落。使臣去後。哈赤只在部中。選將練兵。預備報仇。衆貝勒見哈赤得了明朝詔書。承襲汗位。封為龍虎將軍。建州都督。大家欣羨他的榮遇。果然人心漸漸安帖。不像從前的陸續投奔圖倫去了。哈赤本欲即日興師。攻取圖倫。報復大仇。只因使臣允許他轉奏明廷。不得不畧事延擱。等候旨意下來。再定進止。不料等候了數月。尚沒旨意到來。哈赤忍耐不住。便要擇日興師。前去報仇。正在這個當兒。忽有蘇克素護部薩爾齊城主諾密納。率領了同部的兩個寨主。一名噶哈善斯胡。一名常書。因和尼堪外蘭有了嫌隙。遣使覲着金帛牛馬。及書信一封。情願投誠。共滅尼賊。哈赤聞知。不勝歡喜。便折書看道。

尼堪外蘭。甘殺同類。獻媚明廷。既與貴部結仇。復欲肆虐鄰封。我等受其屈辱。不堪言喻。屢欲興師問罪。祇因力有不逮。是以忍耐至今。近聞聰睿貝勒。不日興師攻取

圖倫以報大仇。我等願依部下。稍效微勞。藉雪宿恨。謹獻薄禮。願歸麾下。倘蒙收錄。當即率領部衆。前來投誠。插血為盟。以示不貳。謹啓。

哈赤閱書。拍案喜道。我正因出兵。少了嚮導。如今有這三人。前來投誠。他和尼賊同部。非但可作嚮導。且可得悉尼賊內情矣。真是天心佑我。故遣他們前來投降。我得了這三個人。報仇必矣。當下收了禮物。批回書信。准其投降。三人接到回書。約期前來。在赫圖阿拉城外。殺牛宰馬。郊祀天地。插血為盟。誓必同心協力。共滅尼賊。若背此盟。神明殛之。哈赤與諾密納等。立盟已畢。歡聚了一日。方才散去。臨行之時。哈赤又再三囑咐他們。從速預備人馬。候自己人馬一到。即可相偕進行。諾密納等連聲答應。告辭而去。哈赤送了三人。回至城中。遂即挑選兵馬。檢點糧餉。擇日告了天地。祭過堂子。與師出征。其時正在明朝萬曆十一年夏五月。哈赤頭戴緯帽。身穿團龍開氣袍。腳登烏靴。跨下名馬。左懸寶雕弓。右插狼牙雕翎箭。親自統率大軍。豎着報仇雪恨的大白旗。威風凜凜。殺氣森森的。直向前進。更有一樁特別可觀的東西。是選了十三匹良馬。每匹馬都是繡鞍錦韉。上面載着一副遺甲。命先鋒隊保護着。在前開路。哈赤親督中隊。後隊用籐牌兵。火砲兵。保護輜重。一聲砲響。鼓角齊鳴。浩浩蕩蕩。殺奔圖倫城而去。大軍將近圖倫。那噶哈善斯胡和常書。早已率領人馬。迎上前來。隨同大軍。往征圖倫。獨有諾密